

# 盖子上的塑封已经没有了



《秘密实验 百年剧本迷咒》那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6月

2006年10月19日。中国，上海。

天气已经开始转秋，暑热虽然没有完全散去，但在这样的深夜，窗外的风还是能吹来些许凉意。

费克群早已不是年轻人，不过很多年来他已经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在这个时候依然毫不困倦。

他正坐在电脑前，看着一篇和自己有关的新闻。

费克群一直以温和谦逊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私底下的性格却很有些自恋。他常常在网上搜索关于自己的新闻，以及网友们对自己演技的评价。由于形象一直都不错，所以大多是正面的消息，比如现在正在看的这条。

费克群的脸上浮起一抹笑容。现在并没有镁光灯摄影机，他可以不加克制地自由表露心底里的情绪。

一个特殊的提示音响了起来，他看到某个网上的熟人上线了。很快，一个聊天窗口在屏幕下方闪动起来。

费克群觉得自己血液的流动稍稍加快了一些。鼠标移过去，把窗口点开。

“这么晚了，还不准备睡吗？”凌说。句子的后面，一张微开的唇，闪着粉色的光泽。

“看我的新图标怎么样？”凌接着打字。

费克群修长的手指也开始在键盘上跳跃，他很注意保养自己的手，曾经不止一个女人说过它很性感。

“从哪里找来的？”

“我自己从照片上截的。”

“谁的照片？”

“你猜呢？”

“你的？”

唇再一次出现，不过这次噘了起来，然后放送出个诱人的吻，费克群甚至看见了双唇间一闪而过的舌尖。女人常被比作蛇，此时他真的联想到了嫩红的蛇芯，心也随着蛇芯一起颤动了一下。

现实中身边的美女也不少，可是没一个能让他感兴趣，反倒是这个始终不知长什么模样的凌，总能让他心神动荡。

这是距离造成的神秘美感，还是自己纯粹有些变态？费克群没有深想，许多事情不需要想得太多，这样才能活得更轻松。

“这两天想过我吗？”

“天天想着呢。”刚上网那会儿，费克群还很矜持，不过现在他已经想通了，放开了。

“有些急色哟。”

费克群笑了笑，从一堆动画图标里挑出一个扭着屁股的背裸帅哥发给凌。

“这不会是你吧。”

费克群仿佛能看见凌在那一边笑得花枝乱颤。

……

从调情到诱惑，再到比暧昧更进一步的挑逗，两个人一来一回地触碰磨蹭着。费克群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果然，在嘴里的烟快要抽完的时候，凌发来了视频邀请。

“等我一会儿。”把烟熄灭，费克群点了同意，然后打出一行字，起身离开。

把窗帘拉上，从橱柜里取出一个精巧的烛台，放在电脑台上，点燃上面的蜡烛。大灯熄灭了，屋里亮起一盏台灯，并且光亮被调节得很昏暗，这让烛台透出的那一星飘忽的火光格外明显。

费克群小心地调整了摄像头的角度，好让它不会拍到脖子以上的部分。双方都有着这样的默契，费克群的确很好奇对方的长相，可要是他自己的身份被踢爆，“费克群网上视频性爱”的丑闻足以让他坠入万丈深渊。

坐回电脑前的时候，费克群在屏幕上看见的，是一截温润的颈，往下是柔和的肩膀弧线和性感的锁骨。淡蓝色的睡袍丝带松散地搭在肩上。

费克群的喉结缓缓蠕动了一下。

凌的肩动了动，她又开始打字。

“你又点了那个小玩意了吗，给我瞧瞧它。”

费克群把摄像头朝烛台那儿一扭。

烛台上人影起伏，慢慢转动。

与其说这是一个烛台，不如说是一个精巧的小型走马灯更合适，一年多前费克群在尼泊尔的一个古玩地摊上看见的，花了近3000元买下来。

烛台的莲花台底座由纯银打造，花瓣伸展着，上面还阴刻着云气般的纹路，丝丝缕缕，在精妙中透着些许慵倦倦怠。

出于热力学上的设计，插蜡烛的位置并不在莲花台的正中，而在一侧。上面的灯罩顶端有螺旋桨状的扇叶转盘，点起蜡烛盖上灯罩，上升的热气流就会带动扇叶缓缓转动。

扇叶下方连着六道向四周伸出去的分支，每根分支的端部，都连接着一对薄如银箔的裸身男女，姿态各异，雕刻得栩栩如生。这六对男女各有高低起伏，在烛光中转动起来，隔着蒙着灯罩的那层透光薄羊皮，显现出的光影效果无比曼妙，直让第一次瞧见的人目瞪口呆，知道什么才叫巧夺天工。

费克群在买下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回到国内，托了一位道具高手把烛台略作清洗。道具师去掉原先残破污秽的灯罩蒙皮，重新蒙上新皮之后试点了一次，有人立刻出价10万要买。

费克群是个很讲究情调的人，所以每一次和凌视频，他都会点起这个烛台。烛火人影交错间，与他年纪不相称的欲火很快就会轰然升腾起来。

视频聊天结束，费克群勉强起身，此刻明显的精力不济让他叹息起逝去的年华。他走去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洗去另一只手上的污秽。他的胸口起伏得越发厉害，心脏还在疯狂地跳着，急促的呼吸一点都没缓和。

今天兴奋过头了吧，不过还真是刺激。费克群这样想着，按紧了洗脸槽的塞子，积了些冷水，准备洗脸让自己清醒一下。

低下头半浸在水里，用手往脸上泼水的时候，他把水弄进了鼻子，顿时呛了起来。

胸口收缩得有些发痛，气管火辣辣的像被灌过辣椒水，每一次勉强吸进半口气，就忍不住呼出一口。费克群觉得越来越气急气闷，眼前一阵阵发黑。突然之间，他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兴奋而引起的呼吸急促，而是自己的哮喘病发作了。

费克群有三十多年的哮喘病史，可是近些年症状已经减轻许多。这一次的急性发作，竟然比三十多年来的任何一次发病都更凶猛。

费克群心里隐约有些不好的预感，他扶着墙走到卧室，只是摸索着开灯的片刻，他的胸口就像有根钢丝勒住了心脏，硬生生地痛起来。他俯身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双腿支撑不住坐在了床沿上。

好在沙丁胺醇气雾剂就放在抽屉里相当明显的位置，费克群一把抓起，哆嗦着把气雾剂从外包装的纸盒里倒落在颤抖的手心，又准备拧开塑封的盖子，却愣了一下。

这瓶哮喘特效气雾剂是一个多月前他的侄子费城为他买的，从买来到现在费克群并没有发过病，所以这瓶沙丁胺醇在他的记忆里，应该是没有拆封过的。不过现在，盖子上的塑封已经没有了。

## 说君子(57)

第二：能养。君子“务本”“思亲”“亲亲”的孝悌，尤其是被称为“百善之源”“百善为先”“德之本”“教化之始”的“孝”，其具体内容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在下的子女对在上的父母的“能养”。所谓“能养”就是在物质生活上能够保障父母的需求，即赡养父母。

儒家将“能养”视为是子女对父母孝行最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孟子在对“不孝”的五条规定中，是否对父母做到“能养”就占了三条。孟子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是说，不孝有五种表现，一是四肢懒惰，不管父母的生活；二是好下棋喝酒，不管父母的生活；三是贪钱财，偏袒妻子儿女，不管父母的生活；四是放纵耳目之欲，使父母因此蒙受耻辱；五是逞勇好斗，危及父母。概而言之，懒惰、好吃、贪财、纵欲、好斗而不顾父母的生活和安全的行为谓之不孝。

儒家对孝道孝行的“能养”规定，也是建立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对等”感应与交换这一“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你为什么“善事父母”呢？因为父母以前对你是那样做的啊！儒家使用了一个概念——“慈”来表达之。“慈”德是在上的父母出自本性情感的描述以及责任伦理的要求。《大学》说：“为人父止于慈”，所谓“慈”是指父母用心去爱子女。又上爱下通称为“慈”。《说文解字》说：“慈，爱也”。《贾子-道术》说：“亲爱利子谓之慈，惻隐怜人谓之慈”，《管子-形势》说：“慈者，父之高行也”。

人们常用“乌鸦知反哺”来比喻和告诫子女要知道报恩于父母，但对为什么小乌鸦要反哺老乌鸦的原因往往没有引起重视。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对乌鸦有过这样的描述：“慈鸟，此鸟出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母哺在先，且耗尽心血，从而失去捕食能力；而长则反哺在后。这是一个老者对幼者养育在先，而幼者对老者养育在后的双向性的施爱过程。所以，李时珍才说“可谓慈孝矣”。

你的父母是那样的对待你了，你长大以后，有能力以后，你应该怎样对待你的父母呢？儒家在这里就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和心理学概念：心安。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是孔子在回答其弟子所问“三年服丧”时提出的。《论语-阳货》记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问：‘予之不仁也！’子曰：‘三年之丧，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意思是说，宰我问，父母死了，服丧三年，为期太久了。孔子说，丧期不到三年就吃稻米，穿锦缎，对你来说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那样做吧。君子服丧，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感到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安宁，所以不那样做。现在你心安，就那样去做吧。宰我出去了，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生下来三年后，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我难道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三年怀抱之爱吗？虽然孔子这里指的是“服丧”的问题，即“祭之以礼”孝道问题，故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当然要做出具体的历史分析和评价，不可简单地否定宰我的意见和简单肯定孔子的意见，但这里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心安”。“不忍之心”乃是“仁之端也”，孝与仁的心理情感基础皆出于“不忍之心”。

现实中许多儿女得到了父母慈爱，但即便在“奉养”意义上都没有做到对父母的孝爱啊，作为儿女的，你心安吗？你忍心吗？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不孝了呢？甚而把其不孝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反而没有什么心安与心安的问题了。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乃是在于这些孩子“心不在焉”（《大学》语），即“良心”“孝心”不在了啊！所以，儒家最忧患的事情正是人们的“心不在焉”。也正因为如此，儒家全部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将人们“不在焉”“放逸”（丢失、跑掉的）“良心”寻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此之谓也。

那么，“心在”的状态下，孝道又会呈现怎样的状态呢？君子之道还会对孝道做出怎样的更加超越性的规定呢！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96)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悬疑小说。上海著名演员费克群离奇死去。死者的侄子费城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份茨威格从未公布的戏剧手稿，于是决心将其搬上中国的舞台。就在费城着手为此准备的时候，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中关于接触茨威格剧本的主人公厄运降临的迷咒再次应验。



### 作者简介

那多

原名赵延，上海人，著名悬疑作家。他擅长从新闻事实、历史事件出发，结一个个新奇的故事。2001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三国事件簿”系列、“星座爱情小说”系列、“那多手记”系列、“巫术”系列等小说三十余部。2012年后，创作转向当下，以逻辑推理和对人性的拷问见长，著有《19年间谋杀小叙》《骑士的献祭》等。